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钱林森主编

La Chine et les chinois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 广州散记

[法] 奥古斯特·博尔热
Auguste Borget 著

钱林森 张群 刘阳 译

Chine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

La Chine et les chinois

(法) 奥古斯特·博尔热

Auguste Borget 著

钱林森 张群 刘阳 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 / (法)博尔热 (Borget, A.) 著; 钱林森, 张群, 刘阳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9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 钱林森主编)

ISBN 7-80678-598-1

I. 奥... II. ①博... ②钱... ③张... III. 游记—法国—近代 IV. 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0013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上海书店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本书中译本译自 Auguste Borget, *La Chine et les Chinois* ©Goupil et Vibert, in Folio, Paris, 1842; Auguste Borget, *Peintre - voyageur autour du monde, dessins & peintures* ©Musée de l'Hospice Saint - Roch, 1999)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

奥古斯特·博尔热 著

钱林森 张群 刘阳 译

责任编辑 欧阳亮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多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4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7-80678-598-1 / 1·72
定价 24.00 元

总 序

自古以来,人类任何形式的出游、远游,都是基于认知和发现的需要,出于交流和变革的欲望,都是为了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诚如史家所言,“哲学精神多半形成于旅游家经验的思考之中”,^①中西文明的发展与相互认知,亦可以说,始于彼此间的造访、出游。事实上,自人类一出现在地球上,这种察访、出游就开始了,可谓云游四方。“游”,是与人类自身文明的生长同步进行的。“游”,或漫游、或察访、或远征,不仅可使游者颐养性情、磨砺心志,增添美德和才气,而且能使游者获取新知,是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式。最初的西方游历家、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则构筑了中西文明往来交流的桥梁,不论他们因着何种机缘、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在探索新知、寻求交流的欲望下,或者在一种好奇心、想象力的驱动下,写出了种种不同的“游历中国”的记游(包括日记、通讯、报告、回忆等)之类的作品,从

^① 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第197页,许钧、钱林森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而构成了中西方相知相识的历史见证,成为西方人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中国、走近中国的历史文献,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在今天回归民族复兴之际,重读、译介这些历史文本,本身就是研究“西学”和“中学”不可忽略的一环,是深入探讨中西方文化关系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创立《走近中国》文化译丛的动因正在于此。

了解西方人认知中国的过去,才会理解直至今日西方人为什么对中国人依旧充满偏见和误解。在中西两大文明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之初,西方人——西方旅游家、作家、思想家和传教士,总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天外的版舆”,将这个遥远、陌生而神秘的“天国”看作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异类世界”,他们在其创作的中国游记,以及有关中国题材的其他著作中,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想象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一个迥异于西方文化的永远的“他者”形象。在西方不同时代、数量可观的中国游记中所创造的这种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中西交流史上一面巨大的镜子,从中显现出的不仅是“中国形象”创造者自身的欲望、理想和西方精神的象征、文化积淀,也是西方视野下色泽斑斓、内涵复杂、想象误解的“中国面影”。这就决定了,西方的中国游记和相关题材的著作,既是中国学者研究“西学”的重要历史文献,又是西方人研究“中学”的历史文本,其历史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西方早期的中国游记,多半热衷于异乡奇闻趣事的报导而缺乏哲学的思考,但它们所提供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和中国想象,却为西方哲人、特别是16世纪以降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升自己的哲思,提供了绝好的东方思想资源,并且成为他们描述中国、思考中国不可或缺的参照。特

别是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游记和著述,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直接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主要的煽情材料和思想资源,直接助成了19世纪西方汉学生长和自觉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是说,文化译丛《走近中国》的创意,正基于此。

西方的中国游记浩如烟海,受制于个人精力、能力和出版诸因素,译丛编选者只取一瓢饮。其标准有二:一是该文本的影响力,即这些文本至今影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西方人眼里的经典;二是该文本的文学、历史价值,即这些文本不仅有较强的可读性,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译丛精选的作品是: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约1357年)、格莱特的《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集》(*Les Aventures merveilleuses du Mandarin Fum-Hoam, contes chinois*, 1723)、奥古斯特·波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La Chine et les Chinois*, 1842)及相关研究文献^①、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g*, 1901)、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中国书简》(*Lettres de Chine*, 1967)、亨利·科尔迪埃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ecle*, 1908)、毛姆的《在中国画屏上》(*On a Chinese Screen*, 1922)、奥登和衣修伍德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 1939)、亚历山塔丽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 1868—1969)的《巴黎女子拉萨漫记》(*Voyage d'une Parisienne à Lhassa*, 1927),以及《开放的中华》^②(*La Chine ouverte, Aventures*

① 中译本名为《奥古斯特·波尔热的广州散记》。

② 该书中译本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05年4月出版。

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 par OLDE Ni CK?), 共十部,且每一种译文前撰写专文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十部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西相知交流的历史缩影。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行将刊行面世时,首先得感谢倪为国先生、杨全强先生,是他们给予译丛刊行面世的机遇,并为此付出了辛劳;感谢译丛所有译者,他们的辛勤劳作和协作精神,得以使本丛书顺利地整体推出;感谢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裴程先生、法兰西学院东方图书馆、巴黎国家美术博物馆一些不知姓名的法国朋友们,感谢巴黎楼梯书店(Librairie de l'Escalier)姐妮爱尔·娜海(Daniele Naret)夫人、巴黎索邦大学游记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穆勒教授(François Moureau)以及金丝燕博士、张弛博士和叶向阳博士,是他们热情的建议、帮助和提供的诸多方便,使我得以在前年巴黎访学期间补充相关珍贵资料,为本译丛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最后,还应当感谢原山东画报出版社年轻的朋友曹凌志先生,是他2002年10月挟《开放的中华》原版书到敝人寓所来访,助成本译丛的构想、创设,并在社长刘传喜先生支持下付之实施,拟议中的译丛规划,后来虽因曹先生北上高就而半途夭折,但他对学术开发的热情和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光如流水,悠然间,又流去了六个春与秋,原先构想的译丛计划,几经出版的折腾,加之主持人年迈和精力的限制,已无意也无法加以实施,仅以本辑译丛敬献于读者,并告慰于一切关注过、支持过译丛的海内外朋友们,是为序。

钱林森,2006年6月20日,南京大学

中译本序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图文并茂、风格独具的画集——游记《中国和中国人》，系19世纪法国著名画家、旅游家奥古斯特·博尔热(Auguste Borget, 1808年—1877年)于晚清时期旅行中国时的记游之作。在我们今天看来，这部风貌别具的著作，无论就其在法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自身价值，还是从中法文化关系发展的角度来考量，都是一部十分重要而珍贵的作品。

奥古斯特·博尔热出生在法国贝利(Berry)地区伊苏登(Issoudun)小城一个富裕的批发商家庭，从中学时代，就跟家乡知名画家老布瓦夏尔(Boichard le vieux, 1783—?)学习绘画。1829年，年轻的博尔热来到巴黎，力图谋求新的发展。这个内向而充满梦想的外省年轻人，在巴黎这一“艺术之都”、“自由之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他在这里结识了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和巴黎文学圈内的才俊之士，如作家兼画家的欧仁·苏(Eugène Sue)、诗人拉马丁(Lamartine)等，受到了这些文化精英的熏陶和影响；他经常出入于大画家让-安托

尼·泰奥多尔·居丹(Jean-Antoine Théodore Gudin, 1802—1880)的画室,与这位擅长海景画的一代宗师结下了深厚友谊,使其艺术造诣不断得到提高。他不满足于在画室里描摹,不断寻求绘画艺术历练的新路:从1833年6月起,便走出画室,浪游山水,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跑遍了地中海海岸,游遍了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最后,去了意大利,这是一个画家的必经之地。对大自然的实地接触和观察,拓开了他的艺术视野,开始尝试着浪漫主题的探索,并于1836年带着一幅意大利风景画^①,首次参加了巴黎绘画沙龙。

1836年10月,奥古斯特·博尔热着手一次更为壮观、独特的远游,他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挽留^②,离开了时人心目中的世界中心——巴黎,从法国勒阿弗尔港(Le Havre)起程,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环游世界之旅。他先后到过美国的纽约、南美洲的巴西、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阿根廷、穿越安第斯山脉,到智利的圣地亚哥、秘鲁、夏威夷群岛,从那里越太平洋驶向中国,于1838年8月,沿中国海岸和香港岛旅行,8月底至10月20日,在广州停留;10月底至1839年5月,在澳门作画,并结交英国著名水彩画家乔治·希纳利(George Chinnery),画风深受其影响。由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行将爆发,画家随之离开澳门,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在

① 参见附录三:奥古斯特·博尔热生平简历。

② 巴尔扎克就劝阻过他:“我已经列出了理由,我跟奥古斯特说别去做他所谓的旅行。他只是在浪费时间。……对他来说,他最好还是呆在家里在光和色彩上练习两年,就和从未离开过家的朗布兰(Rembrandt)一样,而不是远游到美洲,却带着残酷的失望回来,他一定会失望的。”——巴尔扎克致友人聚尔玛·卡罗(Zulma Carraud)信函如是说。参见附录二:洛伊克·斯塔弗里德,《环游世界之旅》。

印度的加尔各答短期滞留^①，于1840年8月回到了故乡伊苏登。驱使奥古斯特·博尔热作如此漫长又如此遥远的环球之旅，表面上看是出于海外商业买卖的原因^②，实际上是这位游历家、艺术家探求新知，拓展新的艺术视阈的需要。他以旅游家惊人的毅力、果敢的冒险精神和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创造力，经历了四年航程中的孤独、疾病、暴风雨和殖民战争等诸多考验，坚持着一路观察，一路写生作画。每到一处，都遵循当地的习俗生活，深入社会民众，体察文化风情，用自己的眼睛、心灵和画笔，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各地的百姓习俗、民风节庆；各处的寺庙、建筑、自然风景……收集在《中国和中国人》里的图画和文字，便是博尔热游历中国沿海广州、澳门、香港时的真实记录。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环球之旅，激发了他无尽的创作灵感，给予了他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为他的想象和创造开创了新的契机。1840年，当这位年轻的艺术从海外回国时，带回了几百幅在旅行途中现场创作的画，还带回了几千份有关当地人的历史、习俗、宗教等纪念物品。他回到巴黎的画室，置身于这些充满异国情致的物件之中，才思喷涌，一发而不可收，创作出了一幅又一幅气象清新，风情别致的作品。从1841年起，至1850年间，博尔热就以这些新作频繁出入各种绘画沙龙，参加首都和外省各种画展，因而在法国艺术界名声大作。他在1841年巴黎绘画沙龙的展品“澳门一个中国大寺

① 参见附录二：洛伊克·斯塔弗里德，《环游世界之旅》。

② 据说，奥古斯特·博尔热向一家商业企业（这家企业可能是做棉花或是谷物买卖的）求职，以其代表身份向美洲和远东地区寻找销售市场。见附录二：洛伊克·斯塔弗里德，《环游世界之旅》。

庙景观”，为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所赏识，被购买收入国王个人的珍藏。1842年，他出版了中国主题画集《中国和中国人》敬献路易·菲利普，深得国王宠爱，轰动巴黎上流社会和整个文化界。此后，他的画作就不断地为皇家手工工场所定制，为国家所购买，为不少著名的博物馆所珍藏，也为当时一些时兴的杂志和著作，如《外省艺术》、《开放的中华》提供精美的插图^①，声名日隆。他的画风格别致，充满浓郁的异国情调和东方色彩，既富有古典风景画家的精确细腻，又与西方浪漫画派的主流传统相结合，线条清晰、细节准确、色调鲜明，为法兰西画苑带来了别样的绘画风情，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深得当时宫廷贵人和广大艺术爱好者的喜爱。

作为19世纪法国卓越的旅行画家，奥古斯特·博尔热的环球之旅，特别是他的远东、中国之旅，不仅为他的绘画艺术带来了新的创造，有力地推动了法国艺术的发展，而且也为人人类不同文明、特别是东西方文明的相互认知、交流，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新的试验和新的渠道，从而为中西（中法）文化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促进。我们知道，博尔热来到中国的时期，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西方关系正处于紧张对抗的时期，就文化层面而言，亦即是西方对中国的“摒弃时期”。他到中国来不是和中国人做生意，而纯粹是为了绘画创作和艺术探索，试图用艺术来沟通不相识的东西方人的心灵，这一使命的本身在那个时代就极具挑战性、开创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博尔热的中国之旅——文化之旅，在其艺术生涯中留下永恒

① 他为多题材作家爱弥尔·福尔格(Emile Forgucs)的《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帝国》，提供了215幅精美小插图，曾名重一时。

的印记,那是他生命的印记、创造的印记,是不同文明相互碰撞、交融而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印痕。所有这些生命印痕,都以他的文字和绘画在这部《中国和中国人》著作中得到了集中而真切的记载。虽然,博尔热驻留中国的时间,前后不足10个月,所到之处也只是中国沿海的香港、澳门和广州——中国的一角,但当这位西方敏感的艺术家的脚步一涉足这陌生的中国疆土,迎面陌生的人群和事物,便不由得深深地震动:“……这儿的很多人都美妙得不可思议,以致人们都以为他们是一个消亡了的种族的幸存者。我的艺术想象可以随性地给他们穿上丝质的衣服,在他们的肩上画上绚丽的开司米,或是让头巾飘扬在他们头顶,然后把他们放置在一座宫殿里……”^①这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画家把笔墨和才情献给那些“剃着光头、衣衫褴褛”的异国百姓,创造另一种风情,另一种和谐。他喜爱中国,喜爱他所接触到的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他以平等、亲近的态度和他们交流,以温情和善意来描写他们,展示他们的面貌和日常生活风情。于是,在他的画中,我们看到了那一时代中国社会底层各种人物形象:文人、演员、渔夫、农民、剃发匠、木工、铁匠、港口居民、码头工人、街道上的流动商贩、马路上的闲逛者、玩骰子的人、戴着枷锁的囚徒等等。博尔热以生动的图画、清晰的线条和流畅的文字,描绘他们的肖像,见证他们的生存境遇,这不能不令当时的法国人(西方人)激赏称奇。

在艺术家博尔热所营造的这个和平古朴的世界里,最能触动他心弦的,无疑是这些质朴的中国人的友好热情和他们

^① 见博尔热,《在“亨利·格莱”》,刊《外省艺术》(1850),转引自附录二:洛伊克·斯塔弗里德,《环游世界之旅》。

所创造的生活天地。在这里，“天空很纯净，大海很温顺”，百姓亲善，风景秀美。当其在港澳、广州逗留期间，不论是在港口、渔村，还是在山林、水道，抑或是寺庙、街道，他从所察访的每一处所，都能发现到一种异国智慧和别样的风情，而给予他新的观照、新的灵感：“这一切都是如此和谐，没有一物在其中显得平庸，每样事物的价值都增加了一倍；而且这些新颖的建筑物都各在其位，如此稳当地竖在地上，如此妥帖地被安置在岩石和树木之间，使得我们不得不去相信这事实上是一只神奇的手，可能是某位仙女的手，让这些建筑突然出现，因为园中原先存在的事物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大自然获得了一种严格的尊敬，这种严格到处可见。就这样，有时候院墙在一块岩石那儿中断了，然后又重新出现，岩石被连砌在院墙上，一半在院内，另一半则露在院外。”^①——画家观察、描绘澳门那著名的大寺院时如是说。博尔热在他所涉足的中国天地，以艺术家敏锐的目光捕捉住各种景致和事物的细节，并以鲜明的色彩和活泼生动的风格来一一加以呈现，向法国和西方奉献出《中国和中国人》这部迥异于同时代艺术家的杰作。他在这部作品中，不仅以栩栩如生的文字为西方带来了19世纪上半期中国的丰富信息，而且以明丽多采的画面展现了那一时代中国社会文化风俗，其画风既具有精致的异国风情画所要求的优雅和细致，又不同于当时法国占主流地位的东方主义流派，而富有一种“乡野”的景观，浓重地烙上了英国插图绘画传统、18世纪继承下来的“中国工艺品”传统和别致浪漫美学等多重印记，使其作品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绘画艺术中始终

^① 奥古斯特·博尔热，《中国和中国人》（1839年5月2日信）。

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对同代和后世艺术家、文学家和诗人，如儒勒·凡尔纳、乔治·桑、阿尔封斯·德·拉马丁、泰奥菲尔·戈蒂埃、甚至夏尔·波德莱尔都产生过影响。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之旅及其所出版的《中国和中国人》，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朝野和社会公众产生强烈的反响，当年对画家环球之旅持怀疑态度的巴尔扎克也欣然命笔，在1842年10月14日—18日的“立法机构”报上连载长文，向这位“真诚、正直”的旅行画家表示敬意：“……博尔热先生可以被称为是中国的雅克蒙(Jacquemont)，法国政府派他到中国去完成其作品，并非是一个疯狂之举。他是个真诚、正直的人，当然也是个拥有同样品质的旅行家；而并非所有旅行家都具备这种品质。他的这种风格，掺进温馨的玩笑作佐料，使其记述更为生动有趣，使读者易于领会其中的含义。”^①法国公众之所以对这部作品产生浓烈的兴趣，不仅是书中这些别具风骨的图画，更在于其中准确生动的文字，为他们提供了知之甚少的中国信息。巴尔扎克也称赞它是一部“纪实性的书”，预言“如果这本书不是在巴黎出版，如果作者用英文写就并在伦敦出版，那它在一个上午之内就将被出售商店销售一空。”果然不出所料，《中国和中国人》这本画册在巴黎出版不到一年之后就被翻译成英语^②，在英国广为传播，甚至有个叫托马斯·阿隆(Thomas Allom)的英国人还复制其中的某些

① 巴尔扎克，“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文章发表于1842年的“立法机关报”)，《巴尔扎克全集》第12卷(《散集》第三集)第351页，米歇尔·列维兄弟出版社(Michel Lévy Frères Editeurs)，巴黎，1872年。参见附录一。

② 奥古斯特·博尔热，《中国和中国人》，Tilt & Bogue出版社，伦敦，1842年。

画。巴尔扎克在肯定本书文字的“真实、有趣”和中国题材价值的同时，别具慧眼地看到它的作者认知和把握中国的限度，指出：“奥古斯特·博尔热先生在中国的旅行并没有过于深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仍是一个神奇而有趣的中国。”^①一如巴尔扎克童年所见到的屏风上的中国。在大清王朝锁国禁闭的情势下和鸦片战争一触即发的前夜，作为西方的旅人和画家，不可能在中国滞留太久、走得过远，因而也无法对中国做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但他确实为他所遭遇的中国文明的神秘性深深触动了，而他只是远远地让人们隐约地瞥见这些文明的身影：“那些岛屿的顶尖隐没在地平线的雾气中，我只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模糊的景象，这个角落的陆地将是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美丽梦想。”^②这是历史留给他的遗憾，回到法国后，他一直怀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希望能去看看我们经过的地方附近的那些地域”，但历史终究没有给予他这个机遇。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中译文本，据1842年巴黎出版的大开本《中国和中国人》(Auguste Borget, *La Chine et les Chinois*, in Folio, Paris, Goupil et Vibert, 1842)和1999年法国伊苏登博物馆出版的《奥古斯特·博尔热：环游世界的游历家画家》(Auguste Borget, *peintre-voyageur autour du monde, dessins & peintures*, Musée de l'Hospice Saint-Roch 1999)两书授权编译而成，内容包括：《中国和中国人》中画家旅行中国时的信札摘录和32幅双色

① 见巴尔扎克同一文章。

② 博尔热，《在“亨利·格莱”》，刊《外省艺术》(1850)，转引自附录二：索菲·卡泽，《奥古斯特·博尔热：画家、旅行家》。

石版印刷的版画插图^①，《环游世界的游历家画家》中的研究资料和部分插图，巴尔扎克论《中国和中国入》一文，中译书名为：《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画家的中国信札及相关研究文字由张群和我本人合作译出，刘阳协助审阅部分译稿，巴尔扎克一文为刘阳所译，全书文稿皆由我审读修订编成，由于时间、精力和水平限制，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希方家斧正。

本书得以面世而呈现于广大读者之前，首先得感谢已故法国文学研究权威李健吾先生的启发，15年前读他论巴尔扎克的文章，使我获知画家奥古斯特·博尔热与中国关系的信息，才由此而开始这一课题的追索。其次要感谢卢浮宫美术馆、伊苏登奥斯皮司·圣-罗克(Hospice Saint-Roch)博物馆、楼梯书店的法国朋友，感谢他们授权我在中国翻译出版这部珍贵的著作，并为我拍摄或购买原版图书提供诸多方便。最后，还应当感谢张弛博士，前年访学巴黎期间，是他在百忙中不辞辛劳陪我两次去图书馆拍摄原版画册，感谢本书两位合作者张群女士、刘阳博士的通力协助。

钱林森，2006年1月8日，南京大学

① 由著名石板画家欧仁·西塞里(Eugène Cicéri)依据博尔热中国写生画用双色石板印刷而成。

目 录

中译本序 / 1

中国和中国人 / 1

附录一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巴尔扎克) / 115

博尔热致巴尔扎克的信 / 155

巴尔扎克致博尔热的信 / 157

附录二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德布雷) / 159

奥古斯特·博尔热:画家、旅行家(卡泽) / 181

环游世界之旅(斯塔弗里德) / 187

附录三

奥古斯特·博尔热生平简历 / 205

人名附录 / 211

地名附录 / 219